

明

史

明史卷一百十五

志八十九

兵衛十

江防兵

明初建都江左以長江爲天塹於都城南新江口置營練習水兵八千人已稍增至萬二千造舟四百艘而又設陸兵於北汧浦子口爲水兵犄角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以逮於楚之廣濟黃梅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州蕪湖太平凡地方荏蒲之警與夫私鬻煮海者悉干掇之而江南濱海諸郡兼防倭賊之闖入者永樂時特勅通侯爲總帥視江操其後兼

用都御史官成化四年錦衣衛僉事馮瑤言茫茫大江
漢港非一鹽徒出沒不常官軍疲于追逐宜令江
兵依地設防附近哨捕而于瓜儀太平九江要害處
選老成將領鎮之其後六年從守備定西侯蔣瓌奏
調建陽鎮江諸衛軍補諸缺伍者十三年命擇武職
大臣一人專操江之職毋攝營務以定襄伯郭嵩爲
之又五年南京都御史白昂請勅沿江要害守備等
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孝宗弘
治十五年尚書秦民悅言江防疏畧宜勅內外守備
官勤閱視而慎坐營官之選兵部復言新江口兩班

軍宜如京營團操例首班歇即以次操從之嘉靖初
都御史胡瓚條江防事請以江營事毋關守備叅贊
以專委任新江口及九江瓜儀原設軍宜各視所轄
相應援以明約束及實軍伍豫舟航四事下其議留
都親公徐鵬舉謂瓚所陳侵守臣權非令甲不盡行
其後八年江陰寇侯仲金等嘯聚江河拒殺官兵執
主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以寇盜縱橫請專設鎮守
江淮總兵官于瀕江要會處付以捕討之責乃用指
揮崔文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於是文奏練卒造舟
等六事報可十年巡按御史余勉學請增衛士及築

堡瓜州以防不虞七何盜平總兵罷不設仍以其責屬操江十九年沙寇黃良秦璠等據馬馱沙聚衆掠賈舶奪運艘執捕盜官縛擗上射殺之於是帝意欲復設總兵官詔詰兵部臣以先歲總兵罷設之故是時給事中言已入大學士於是兵部請復置鎮守江淮總兵官給旗牌符勅提督沿江上下諸郡如昔歲先是狼山故有副總兵諸叅遊而下悉聽節制至是兵科給事中馮亮言江南備倭江北守備二臣事權輕宜加以將領之號諸衛所掌篆巡緝官盡屬之用爲總兵輔翼明年操江都御史王學夔議如亮言在

江南者建牙金山起龍潭並江姑蘇太倉鎮海以
及嘉興松江吳淞崇明南匯青村皆屬焉職備倭兼
捕鹽徒盜賊其江北守備所屬則儀真六合揚州通
州狼山海門掘港高郵以至鹽城海州東海職捕鹽
兼備倭得節制諸衛官而金山去總督之號與儀真
守備聽總兵調度其後復廢總兵官三十一年於浦子
口沿江增墩臺十座運卒二百人明年以倭警給事
中賀涇議復設江淮總兵并增易操江都御史勅書
以海防事帝命暫設副總兵一員其操江勅書不必
更給尋以海寇繹騷增復沙船故額時江北俱被倭

惠於是命都御史史襄善量調九江安慶官軍防守
京口團山等處時言者謂江海之界雖異而相通之
處實多非判然不相關涉也今後如有海寇由江而
入不能堵截由江而出不能追勦此則江上失事操
江都御史厥罪惟均明年操江都御史高捷請募水
軍萬人福蒼沙船三百艘分發狼福二山叅將操練
三十七年改定儀真守備信地以新港至瓜儀六合隸江
防而天長及江都高郵隸陸防仍聽狼山副總兵節
制四十二年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職
防江應天鳳陽二巡撫職防以後緣倭患遂以鎮江

而下通常狼福諸處皆屬二撫者亦隸之操江以故三撫臣得諉其責而操江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造制亦泛然視之非委任責成初意矣夫江洋在內者也海洋在外者也團山以內諸地水軍戰具原係操江節制其勢順其事便也若鎮江以下團山之外即爲海洋通常狼福地與留都相去遠操江巡歷所未及其把總備禦諸官悉節制於兩撫臣操江雖有管轄之名自不得與軍門并其勢誠未順而事有未便也今宜定其地以團山三江會口爲界上下各分屬萬一留都有警不得妄分彼此坐失事機報可仍勅

自今不係操江所轄軍士都御史毋復與其後增上
下二江兩巡視御史一年代得舉劾沿江有司將領
而操江都御史即以南都察院副都御史或僉都御
史理之不另設隆慶初操江都御史吳時來請汰簡
水兵以蘇民困先是因倭患增募水兵六千人至是
時來言量留千七百人分守要害餘悉罷遣并裁中
軍把總等官已而復分沿江汛地南湖嘴守備南岸
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北岸上自龍坪下連小孤山
分地二百六十餘里以九江衛軍屬之安慶守備南
岸上自香口下至池口北岸上接小孤山下至六百

丈分地二百九十里領水兵一百人以安慶衛軍屬
之新復荻港把總南岸上接池口下至大信北岸上
接六百丈下至西梁山分地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
百人而以建陽衛屬之遊兵把總南岸上接大信下
至高資北岸上接西梁山下至黃天蕩分地三百三
十里領水軍一千二百餘人而以遊巡兵分佈守之
團山把總上接高資下至安港分地百五十里水兵
民壯八百人而以鎮江衛屬之儀真守備上接黃天
蕩下至新港分地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
真一衛屬之瓜州鎮巡江衛總及操江水兵皆屬焉

仍與揚州江防同知協同防守三江會口把總上接
新港下至廟灣分地亦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人分
地既定責以上下南北互相應援而都御史宋儀望
言諸軍皆爲防江而設今則多居城市鮮在分地以
故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宜令南湖嘴
守備駐湖口安慶守備駐雷港荻港守備駐本處遊
兵把總駐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儀真江口團山三江
會口把總各駐本處勿仍居城市便萬曆三年操江
都御史何寬言江營兵僅五千二百占役過半戰舫
僅四十隻視原額遠甚乞行兩兵部將本營額兵行

衛取補仍請量分三營兵以弘江營章下部議又二年都御史王篆亦請勾補江營兵因言江營軍少差繁糧輕役重難欲不逃不可得差難盡革去其尤甚者今沿江上下已設遊巡二兵則暗伏官軍宜撤回操練從之二十年以倭警臺省臣復請設京口總兵南兵部尚書衷貞吉言吳淞舊設副總兵居中調度京口金山俱在所轄若京口復添總兵一柄兩操不便因與巡撫朱鴻謨操江張養蒙會議省總兵增兵道每當春汛調備倭都督統衛水陸兵赴守鎮江後七年提督操江耿定力言長江千餘里可防者非一

端上江列營五備兵使者三下江列營五備兵使者
二宜及未雨之時取各衛軍伍各營水兵簡閱訓練
即以一道兵精否爲兵備臣殿最部議是之明年裁
永生洲把總改常鎮叅將鎮之永生洲橫亘長江接
連大海爲京口門戶先是設把總領兵千人未足彈
壓故更馬而更儀真守備爲爪儀守備皆巡江御史
朱吾弼議也故事令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於適
中地用私記於籍以驗至否而將領官亦令月兩至
江上會哨而令所在有司用印於籍其後多不出哨
僅令部卒齎籍至有司處鈐之把哨亦僅註私記於

籍不親至也天啟中巡江御史張繼孟極言其弊請
嚴會哨以密巡倣仍令附近有司必覈人船俱至方
爲用印不則併議處至崇禎中復以勲臣任操江其
後福王南渡阮大鍼畫守江之議有三要兩合十四
陳所謂三要者江自湖口來小孤而下蓮花白沙諸
洲股數不一直至黃石磯趨皖城橫襟如帶與南岸
厲汶繫對不過四五里而遙可以夾扼此一要也通
此爲長楓夾三江口柘澗灣烏沙夾麻布料六百丈
梅根銅陵夾紫沙洲丁家洲水面浩渺支派細分直
至荻港其股又合南岸板子磯與北岸泥汶斜對不

過六七里而遙可以夾扼此又一要也過此爲舊縣
蘆蓆夾叫化渡上三江其支派復分直至蕪湖其股
又合南岸清風樓與北岸礮磯相對可以夾扼此又
一要也所謂兩合者賊自上游南窺者必由東流厲
汊八都殷家滙烏沙夾上江鎮以至池口青谿而近
江之岸有香口黃湓湖以隔之水路必由小孤黃石
磯長楓峽羅刹磯以至青谿而與陸兵始能聚會此
一合也池口青谿而下沿江陸路皆牛車棚水之
缺處路如鋸齒人馬難行必由銅婆鋪五溪橋石簣
渡山路以抵蕪湖至蕪湖水陸輳集此一合也所謂

十四陳者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山其源直接建德堯城渡與彭澤皆通此處不慮賊分枝下船襲我水師乎再下則有黃湓河口其源直接雞兒灘東通殷家匯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其源直接青陽吳田鋪諸處宜防與黃湓河同也再下則爲荻港河口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宜防與大通河同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簣渡宜防與荻港同再下則爲蕪湖河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宜防更倍於魯港再下則有姑孰溪雖緊繞太平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更倍於蕪湖口矣以北

岸言之對厲汭則有安慶山口其源直接太湖倉巷
通宿望漳潑諸河此急宜防者也下此樞陽河口其
源直接羅刹河廬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再下則爲
湯家溝此桐城出穀汭路宜防與樞陽同再下則爲
灰河其源直接無爲廬江宜防與湯家溝同再下則
爲泥汭其源直接無爲州城宜防與灰河同也再下
則爲濡溪口此乃巢湖出江大路宜防萬倍諸處矣
再下則爲西梁山河口此乃私鹽興販之藪與南岸
和尚港奸徒呼吸相應尤爲緊要當防矣山川形勢
瞭然如此作速相地倍工如厲汭宜築堡與安慶相

聯泥汊必築堡與荻港相聯礮礮必築堡與蕪湖相
聯分置遊巡之兵遠發陸水之撥務以兩合聯絡三
要以三要攝控此十四陳斯江防固矣疏上終不克
行

明史卷一百十六

志九十

兵衛十一

郡縣民壯土民

明制軍衛而外郡縣各有民壯邊郡則有土兵多出於召募其事始於正統二年募所在軍餘民壯願自効者分隸操練於是陝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給布二疋月糧四斗景帝監國命監察御史白圭等徃直隸山東西河南各郡縣召募民壯時也先犯寧夏石亨請以山西原募義勇撥守大同而紫荆倒馬二關亦

任民兵以守事平免歸至成化二年以邊報繁又復
二關民兵其時套部毛里孩屢入寇延綏都御史盧
祥言近邊土民習見邊寇多驍勇敢鬪可練爲兵其
以護田里妻子必能奮力不待驅使客兵視之懸矣
於是勅御史徃延安慶陽集選壯者編爲什伍量復
徭役號曰土兵原僉民壯者悉改號凡得丁壯五千
餘人然是法也獨行於延綏後亦浸廢于是刑部郎
張鼎復奏用土兵之利請再立法召募時加優卹且
言腹裡官軍素性怯弱一聞戰陣股栗胆破惟土民
驍勇熟地利諳邊事可用其民壯舊選無定額至弘
治二年始立之法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民壯五

名五百里四名三百里三名百人以上二名其或額多者仍舊必于丁糧相應之家取之人免戶二丁襍徭若老死及全戶消乏者別抽補籍年貌在官有司率領與軍士同訓練憲司及御史以時簡閱鄰封有警得調發應援給行糧而禁役占買放之弊自是民壯之額郡縣所在而有間富民不欲身受役則上其直于官官自爲召募亦或稱機兵在巡檢司者則爲弓兵後以越境防冬非計于是大同撫臣劉宇請免其班操月徵糧銀八錢解貯大同而以威遠屯丁舍餘補其役命如所議而是年又命大理寺寺丞劉憲

太僕寺少卿王質往延寧甘涼四鎮召募土兵兵部請給四鎮官銀二十萬兩及太僕馬價銀四萬兩以往募兵不限番漢人給五銀抽之戶籍者人三銀各與糧賞仍免舍餘一丁助之千百戶等官能募兵百人或百五十人指揮都指揮能募二百人或二百五十人各陞一級爲事失職者悉與復職卽令統所募兵其後正德間流寇亂山東撫臣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民不勝其困而真定都御史甯果所募多無賴擾閭閻御史張璠劾之先是土兵抽編以聞警而設無警許罷役至是遂令分戍番操無復休息

兵尚書王瓊請量罷之不聽而山四困獨甚其他省
編如例歲費糗糧徒供有司傳送勾攝之役而已故
世宗灼其弊以爲不足捍禦無益已之至二十二年
因廷議復允增州縣民壯之額大者千名次亦六七
百名小者五百名明年尚書戴金言州縣民壯有額
設有新增又有義勇有馬快手而徃徃不獲實用則
以經略未善故也宜屬之兵備官督所司簡練其後
御史亦以爲言而司計之臣則謂其徒費衣糧請半
徵其直輸太倉贍他兵至隆慶中大學士張居正陳
以勤各言民兵之利略言嘗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

之意而行之畿甸爲最急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沈鷺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諸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爲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也請敕下撫臣令其督兵巡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做成周田賦出軍之制每里總計戶籍若干汰去其單丁老弱而獨簡少壯者如父子三人籍其子一人兄弟三人籍其弟一人卽州與大縣計之大都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亦可千人各分其兵爲二半爲正兵半爲奇兵卽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克奇兵之數次者爲正 旨登名尺籍具報

撫臣操練之期定于防秋後農隙歲無過三月
月無過三次紀律一倣軍法委將領一二員練習之
畢卽令歸農勿使有數聚之擾凡有收隸尺籍者復
其身歲操之外不得別有私毫役遣用之則爲兵而
萃于行陳不用則爲農而散于田里蓋不費廩粟不
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地方保障誠官民兩便之道
也穆宗命所司議行自是以來談者率言民兵然自
嘉靖後薊門罷戍山東河南民兵多徵銀以爲召募
山東始爲銀二萬四千兩至萬曆二年乃徵至五萬
六千貧民困甚而所在復苦無兵都御史陸樹德言

其偏累請照河南例免之而仍改民兵爲快手民壯
詔令視隆慶年徵銀數而存其餘爲本省兵至二十
七年播州亂工部侍郎趙可懷請練土著以備緩急
兵部因言今天下之無兵者不獨蜀也衛所額兵僅
克武弁占役之資州縣民壯止供有司呼擁之役卒
有不虞蜀事可爲殷鑒請令各省將官軍民壯汰老
弱易以健卒軍有軍操印官與操官主之民有民操
正官與捕官主之郡守監司不時稽勅將清過者立
營分伍達督撫以憑有事調發然究未能寔行末年
邊事急募兵措餉章滿公車南 方郎中鄒維建直

陳調募之害而山西叅政徐九翰亦極言民兵不可
調曰此輩生長田野不識軍旅一行抽取赫詐百出
及其督行則仇離痛苦尤不忍聞臣無暇遠引試以
山西言集之省會則拘繫管攝如同累囚驅之出省
號呼痛哭幾慘天日逃脫復拘執其父兄弟以求
索之獲之則箠楚縲紲遣之赴伍至則又枵腹露處
茆茨無依試思此狀可禦敵否胡乃抽取之以搖民
爲愍帝時中原盜起兵尚書楊嗣昌議州縣召募鄉
兵專訓練之任或更府佐一人爲將領州佐一人爲
守備縣佐一人爲把總裁訓導之一爲武職府率一

千州七百縣五百其月糈或量取於地稅或取於牙
稅或富戶之捐貲或居民之絕產兵民相濟文武相
兼庶幾古制工部侍郎張慎言疏其不便者數事反
覆甚辯帝令責成撫按詳議御史米壽圖言其害有
十地方僉報賣富拘貧愚民惶駭一也游惰踵至倚
籍兵勢欺凌平民二也土著不足未免招募足額流
移投克竄入奸細三也守城莫如土著今此輩無室
家田園可戀及至有事不潰逃則內應四也平民作
賊易置之法此輩公然截刦不敢詰如陽武之練兵
圍城挾餉焚掠本境以及鄰邑五也至練餉或派地

畝花戶支給稍有遲滯即糾衆鼓噪勢同盜賊六也
裁衙官設練總衙官原受縣官鈐束今練總屬情面
委用不敢統攝且多劣生棍徒鑽營冒濫影糧制官
扣剝兵餉希圖自肥七也甚且縱兵盜掠坐分其贓
其或假兵名目結黨縱肆牽告平民以圖索詐八也
縱縣官才有短長然練總率皆奸劣開門迎寇守城
而反以獻城九也守城捍賊事權貴一既有縣官復
有練總則令權不專互相推諉城之失守令受其罪
十也不若簡練民兵增以民壯皂快臣昔令新鄉鄰
境去寇蜂起臣督民後禦賊斬賊級一千二百餘顆

不費公帑不用練兵而大賊即時數盡即今行取河
內縣知縣王漢與臣皆行此法勒馬頭寨濟源山梁
寇故河內新鄉一時稱爲戢寧皆民役戰守之効也
今衛軍保甲諸法俱在何苦必用練兵且國計告乏
而練兵之費不貲罷之便會嗣昌死練兵亦不行

明史卷一百十六 ~~本~~ 卷應作卷一百十七 志九十一

兵衛十二

鄉兵

明之鄉兵者初起角觝爲戲或寇警暫相團結後因不廢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兵其技長於走山習短兵而嵩縣及盧氏永寧靈寶又多礦兵又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名而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騎射真定之井陘曰螞螂手善運石遠者可百步保定以至涿郡淮揚亦各勁兵所產處僧兵推少林次則伏牛伏牛之兵學于少林以禦礦盜

者也又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所謂楊家鎗也閩漳泉兵習鏢牌而水戰則爲諸兵最泉之永春有地名蓬壺產壯士善技擊正統沙尤之亂有郭榮六者破賊有功浙之兵惟義烏爲最處次之溫台寧紹又次之其兵精狼筈間以又槊戚繼光製爲鴛鴦陣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海邊鹽徒竈丁習舟與海與閩之漁戶皆可用爲水戰江右之安遠龍南地瘠而貧民相率爲兵東粵俗雜蠻喜擊刺各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半焉其在邊徼之兵西北延綏固原則有土達韓雍征斷藤峽賊猺獠出入山

林利用牌刀諸短兵雍調達軍以騎射勝之是外西南邊服之兵亦徃徃而有蜀曰川兵黔蒙氏兵粵西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狼兵爲光悍然不易得真狼也惟土官親行部署始出其制兵大約如秦法尚首功部署之令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長長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長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夫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歿而左右不夫擊者駢斬矣一伍赴敵一隊不夫擊者亦如之其論功行賞之法戰歿受上賞當臨敵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

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功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田州岑氏之兵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主擊刺三人主割級所獲級七人其分之狼兵性貪淫故舊制調征狼兵經過之處毋許入城邑楚九溪苗兵即永順保靖兵也永爲上有鈎鐮矛弩諸技天下莫強焉其法每司立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前次三人橫列爲重二又次五人橫列爲重三又次列七人重四又列七人重五餘俱置後助譙呼爲聲若前却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其

選兵法撤下則宜慰額天祭以白牛置牛首及金於
几令曰誰爲勇者予此金啖之以牛首已彙而收之
更盟而食之樹爲長即每旗十六人者是也其選募
精其節制嚴故戰不可敗其調法必分保永爲二班
更調人給一金計所調兵若干歲須金若干則先以
三分之一給諸兵道里費庶不煩有司而徒無稽滯
其督法則統以憲臣宣慰主禁令調官主聚泊泊則
視官奉旗艤舟如魚貫然詰朝即行無登岸其賞法
有功者人與三十金面給之母與土官侵匿而後賚
其主者優以官比歸護之憲臣仍前成化中湖廣按

察使陶魯請立賞罰之法以勵之土官能躬率兵斬獲多者以次遞遷職弘治末平思思正德中平蜀永保諸兵力爲多其後嘉靖時倭亂亦調狼土諸兵勦之而少林僧兵應募者四十餘人俱持七尺鐵棒重三十勦運轉便捷如箠杖亦多取勝然以輕進失地利多死者洎督府張經王江涇之捷則倚永順保靖尤力經故鎮粵狼兵服其威名故能効順迨經以趙文華讒被逮狼土兵爲之憤泣遂散無統桀驁難制所過殘掠居民百姓苦之於是御史徐枋請於本處應募民兵中擇其最驍勇者各照狼兵土兵法編爲

隊伍結爲營陣象其衣甲演其技習其動捷隨其動
止飲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推而上之日漸月染若
與俱化斯隱然示狼土之長技在我又足以分其勢
制其悍氣而資吾實用積之月日兩兵相爲表裏無
分主客然後漸次發回以遠客兵之害省養兵之費
其時永保二司歸師解紀律多焚劫御史屠仲律請
治主將彭蓋臣彭翼南罪部議以蓋臣新平賊有功
遽加點戮恐孤遠人心止切責之并治其部兵首亂
者因令督撫團練鄉兵無輕調發其海上鹽丁者人
以販鬻爲業最稱勅果成化初毛里孩寇陝河東鹽

徒千百羣自備火砲戰車積弩雜官軍隊中殊死鬪
逐寇絕河捆載皮角私鹽以歸松曹涇鹽徒尤夥曾
一與倭格倭敗遁海島中追圍之焚其舟絕粒甚窘
適生倭船至乃得脫自後每見人家有糞囊者輒搖
手相戒也萬曆中寧夏叛陝西巡撫葉夢熊稱貴州
苗彘驍勇欲募三千以克選鋒苗兵不待檄召自備
資糧而前科臣王德完劾其輕召請加勅罰神宗命
免之其後總督邢玠收朝鮮復議調川東施州衛八
司酉陽石柱土司邑梅平茶二長官司湖廣永保土
司兵萬人不足則于敘馬瀘屬土司畚世禧下選補

分爲三營而以大將劉鋹統之部議以川夔叛服靡常允調其半玠復言土兵土司所以守衛其人以兵爲業以戰爲事以立功報効爲榮先年調征九瀘賦乃黃中等處累立戰功及其戰勝凱旋各歸其業非若四方召募無歸者比臣在川貴知之甚悉或者謂其悍而難制是在馭之耳帝從之令調如所請先是播州楊應龍數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遂驕蹇輕漢法卒以致亂其末年遠左之役當事者以征調三省土司爲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疏言遠戍沙場非其本願且黔蜀之役水蘭相爭以莫解之寃共

行間之役勢必有變不報未幾科臣明時舉調兵蜀
中蜀撫鎮道俱臨重慶誓師簡目奢崇明至率樊龍
樊虎等作亂撫臣徐可求等戕焉時應調諸土司兵
惟石砭土司秦良玉最忠順其部偏裨亦多死綏者
其他多貪利嗜殺所過殲暴固天性也邊關彝丁有
攜妻子內附者官抽其衆入營雜伍爲兵各鎮俱有
之曰漢彝營陝西沿邊土韃多驍勇精健稔知敵情
常自備鞍馬隨征正統中勅寧夏總兵黃集簡選靈
州千戶所所屬堪用者統領操練以備秋防至春河
開仍歸農業崇禎時祖寬祖大樂等將邊丁破流賊

于朱龍橋大捷獲賊畏之皆實籍入伍者他無兵籍者有事則徵選調發之而甘肅魯氏軍萬曆中兵部嘗稱其武健敵甚畏之宜乘時鼓舞之遇警調遣爲用大要邊丁峒蠻各有可用器械素具而諸技畢陳不煩教練使將習士附戰輒籍之攻堅即龜錯所陳兵事之策乎然必以土著爲導分左右奇兵爲犄角主客相錯臂指相使明其習俗和輯其心是在發縱指使之得其人馬

明史卷一百十八

志北十二

兵衛十三

清理軍伍

明初塚集令行是時右武編戶民樂出一丁爲軍四方衛所軍無乏伍且有羨丁然而大都督府言始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計四萬七千九百餘于是始下追補之令明年大都督府請立條章以示懲戒凡小旗逃三人者降爲軍總旗積十五人者降小旗百戶減月俸一石遞減至四石者則追奪所授勅命降充總旗千戶逃五十人者月減

俸如百戶遞減至十石者降百戶如從征在外小旗
逃五人總旗逃二十五人者降如前百戶逃三十人
者月減俸一石遞減至三石者罰如四石之例千戶
逃至百人月減俸一石遞減至八石者罰如十石之
例詔著爲令十六年令五軍都督府移文在外衛所
官如軍伍有缺速遣人追逮明年從兵部尚書俞綸
言軍士亡故戶絕丁盡者無冒取同姓及同姓之親
致民被擾不安田里令有司覈實發補府衛毋遣人
二十一年詔各衛覈實軍伍有匿其己子以養子代
克者不許其九月令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著

爲籍具載其丁口之數如遇取丁補伍有司按籍求之復命兵部置軍籍勘合遣人分給內外衛所軍士遇點閱則以此爲驗蓋其時雖未有勾補之擾而太祖固深念之矣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復定塚集軍更代法以正軍貼戶造冊如故事輪次更代周而復始貼戶僅一丁者免當軍之家獨其一丁後宣德元年申嚴按察司比較都司勾軍之數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奸黠者徃徃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賄民多受枉帝知之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四出清理諭兵部尚書張本曰

朝廷之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卿等宜令
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違者必罪不貸時有
御史清直隸蘇常諸郡軍銳意得軍民多受誣者常
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可曰民實非軍奈何違墨書
毒民乎御史怒侵辱之宗璉忿鬱疽發背卒然常之
民賴以免者十七八而蘇之佐郡者希御史意峻刑
在民動以千計常人益德宗璉立祠君山祀之三年
再勅御史給事中清軍定十條例榜示天下明年復
增爲二十二條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
繼有孫宗侃己中鄉試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

事例開其伍俾讀書會試自劾帝曰祖宗立法如此
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于一卒之用
乎六年令衛所勾軍有親老疾獨子者有司覈而傳
之近地餘丁赴工通亡者例發口外令止罰工一年
以優卹之七年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帝曰
軍伍當清若果戶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
朝廷在于得軍輟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
不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
宜諭以朕意是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英宗即位詔
勾補軍全家死亡者即與閑豁類兵部除銷其逃軍

有死亡事故者聽聞報除豁其家本軍籍同姓名爲里胥扶警晏報朦朧冒解者御史勘除之已解赴部稱寬者兵部與豁免毋寬抑平民是時補伍者拘于例北直隸陝西山東西河南人往南極邊江西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各不能具水土北人死于瘴癘南士死于寒凍于是大學士楊士奇言南北異地銜所相去遠者萬里或七八千里路艱費鉅逃亡者多長解負累有死于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心况今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不能寒苦之人請當之大不便伏覩永樂

中令北京人有于各處充軍者毋勾補于河間立一
衛衛京師原衛別請發充伍宣德中勅雲貴川廣勾
北軍沮于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餘留附近衛所
帶管收操諸緣邊海地方聽留着伍後屢中令是知
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戍者太祖皇帝之
仁所以懲有罪也其後有罪者已死其補役者非其
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所收操者太宗宣宗
皇帝之仁所以恤民隱也陛下仰體祖宗之仁申明前令
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撥念獨避文案煩勞而不
思兵衛之無實不念多士之苦辛豈體國愛民之道

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戍使人宜水土兵政備豫
便而署兵部侍郎鄭楚獨以爲紊祖制竟寢不行挈
令清到軍伍存卹半年始著伍有逃者勾回仍復存
恤部伍常虧五年行在兵部請曾經存恤者即令著伍
毋長奸從之十三年九月從兵部卽中吳寧言凡清
軍核無名籍者十次同申卽與開豁天順元年罷清
軍御史議立條件止令司府州縣委官清理明年復
遣之成化二年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復言南北發
戍失宜之苦曰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北直
窮邊寒風裂膚黃沙慘目自非生于其地者罕能寧

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于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于戰鬪矣下部覆議令覈南北軍發戍幾何若數苟相當堪以相易准發冊取補詔可蓋前士奇所請而未果者至是始行焉其後九年二月陝西紀功郎中劉洪復言榆林兵少留客兵守之人情不堪今西安民多係雲貴軍籍累年清解輒復逃亡往往願聽榆

林召募而鎮守等官不敢違例收領乞暫許自首免
罪散翰林衛食糧差操仍行原衛所除其民籍而以
本地鄰近布政司該發戍卒補之報可十一年復命御
史十一人分道清軍其功實以十分爲率能清三分
者爲最不及者爲殿又明年兩廣清軍御史丘山言
廣東如高雷廉瓊肇慶五府地僻人稀而廣西荒落
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
中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清出軍發附近
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爲便部議是之其後以罪
謫罰者逃故亦勾其家丁補之十八年監察御史姜

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克軍者宣德十年詔令止終其身今有司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申明禁止之迨嘉靖初捕亡之令愈苛株累有及數十家勾攝有經數十年者然皆丁盡戶絕累數十回報所司仍發冊清勾徒資吏書里老之弊於軍政究無益始詔兵部查經回答十次以上勿濫開擾民而兵部尚書胡世寧疏閱軍實言天下衛所額軍逃絕多遠年丁盡者歲歲清稽茫無根據其近日病故若逃亡者勾解隨後逃回且在昔克軍之戶或由塚集或由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貧絕

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人必皆奸豪必皆巨惡未
必皆可矜也何不數年而輒蒙赦宥况東南脆薄之
人充軍西北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皆速其逃而
兩不得其用乞會議分查衛籍額軍若干故絕若干
累經清報者免清勾以除民擾其不肯者後者其緩
急難倚之人也急改編原籍衛所以通之有缺伍則
另選舍餘及犯罪者充補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
代充其在逃二三次者依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發
邊衛者責贖家產全房遷發使絕顧念或一時難售
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爲

軍裝庶在衛皆土著畏法而逃亡蓋鮮帝善其言其
後兵尚書王憲用主事王學益議畫製勾單令逃故
軍士用堅紙署名籍印鈐爲單隸部者送部隸都司
者類送部轉勾造底冊送部存驗其後每年將新逃
故軍士填單造冊上部類填勘合催勾而造總冊以
衛統所所各一冊百戶將各軍照克發年月順序挨
造開軍祖姓名貫址下具充調接補頂替之故若先
管百戶總小旗姓名將原額軍役填滿外上之部一
存衛一送各司府州縣後每年止將新收編發軍由
及解補軍數開造送部部及清軍官各行照填註原

冊內便查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歲將逃故軍士造冊
登荅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止照部發軍單清
省之內有丁者解送着伍例赦免及無勾者即與豁
除造小冊送部銷照府州縣將有司勾到軍丁到日
爲始三年以上不解一名者清軍有司叅問丁盡戶
絕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者實額繳部司司各
立冊住勾其孤幼不堪解者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
案候出幼解補其老疾故絕逃移跟捉者三年不獲
編記又三年不獲比挨無例行銷各清軍官但以完
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不主于得軍

而各衛所扣軍糧造冊不實之費頓省又總冊一立
百年不改勾單之發無爲煩擾而衛所訛寫妄勾之
弊頓絕武庫得按籍爲稽御史得按法而紀軍衛該
勾者有丁在所必勾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虛文
應故不可得縱刻簿取功亦不可得矣後十九年湖廣
清軍御史姚虞言先該御史包節題將各衛所應勾
軍丁俱置簿錄印發各衙門收貯一遇清勾將勾單
及簿錄俱送清軍御史查覈無弊方用印信掛號送
部清勾爲慮至遠但各處清軍御史例不常設衛所
官旗仍蹈風弊往往將見存軍卒作缺清勾及其到

衛恣肆求索乞勅巡按御史一體查理如無清軍御史即將單簿送巡按官查覈掛號永爲定規部議從之久之停差清軍御史寬晉解逃軍及軍赴衛違限之科清軍官日玩愒文卷磨滅冊籍詭舛勾軍任胥史勝造于是議者請申飭無論御史差否歲及期守巡巡行將勘合勾單清審填註有丁解者當年繳逃移限捉者三年繳挨無名籍及丁盡戶絕者五年繳而部通以五年查催完銷萬曆三年給事中徐貞明言勾軍東南離其骨肉而軍裝出于戶丁幫解出于里遠每軍不下百金東南之民困矣而軍非土著志

不以安輒賂衛官以私回是困東南之民而無補于
軍政宜照班匠事例免其解補而重徵班銀以資召
募將存卹月糧裁革以杜虛冒使東南勾補永罷而
西北行伍漸充兵部謂祖宗定爲兵制與班匠不同
且西北地僻人稀無人應募補偏救弊尚有可以持
循因壺廢食恐遂不可救藥宜行文清軍御史勾解
軍丁務遵見行事例精選壯丁起解補伍不許將老
弱殘疾徒湊名數于是貞明議不行然議者終謂南
北各從所宜調補爲得時耶陽巡撫都御史王世貞
言其便有四應勾之戶樂于近不圖規匿便一各安

其水土不至困絕便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追便三解
戶不至破家便四而大司馬卒未肯斷然行也後十
三年南兵部尚書郭應聘條上勾補事宜議南北改
編如北直陝西山西山後并興和路遠東應解南者
俱量改北南直浙江福建湖廣江西廣東應解北者
俱量改南視其額數彼此交換應勾之軍南直數至
六萬六千四百有奇若一縣勾索則一軍之株連者
人或數戶戶或數人當不下二三十萬人矣宜止勾
年近者以次而上至天順以前徑與豁免報可其明
年兵部言改編之後告改衛所者源源相繼什伍日

漸銷耗軍衛日就空虛即薊遼山陝一帶重鎮軍人
且將望風逃匿圖脫軍伍莫若仍舊便有旨令遵舊
例毋紛更崇禎元年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倪嘉慶言
邊戍之法至重解軍之費頗煩若問擬之時不察其
堪否從軍而編發之後不按其曾未著伍其何以簡
卒伍實戎行乎乞視嘉靖三十年題准事例類造問
發軍犯解到軍犯文冊仍令刑部應擬罪犯必年力
精壯者然後發伍帝是之明制軍衛掌于職方而勾
清則專于武庫按大明令軍民以籍爲定軍官頭目
無得巧立名色徑行勾提百姓充軍民戶亦不得詐

稱各官軍人貼戶躲避差役果係逃軍在內申奉都督府在外申奉中書省方許勾取其後定制凡各衛所開報逃故并老疾勾丁代役軍人先須查對鄉貫住址明白具手本赴內府給批差人前去着落有司官吏逃軍跟捉正身如正身未獲先將戶丁起解補役仍跟捉正身替補其故軍勾取戶內壯丁補役其幼小者行移該衛照驗俟長成勾補若送回老疾軍人就與原籍住坐將戶下壯丁起解替役如勾無戶籍或住地差扣名姓不同或係另籍民戶及有戶絕無丁有司體勘回申部行衛照勘着落原管官旗究

明回報妄報者罰治如原勾軍數不完及勾到軍中
逋逃者仍著落原差人員前去勾捉若在外邊延違
限送法司問罪是爲定例而勾捕之例勾捉正身者
謂之跟捕勾捕家丁者謂之勾捕復有以恩卹開伍
免勾者如洪武二十三年令生員應補軍役者豁免
遣歸卒業是也而凡戶有軍籍仕至兵部尚書者得
捐除之其編發之地原充兩廣雲貴四川湖廣福建
邊海衛者 順天府調三萬衛 北直隸大名府調
定遠中衛 順德府調定遠左衛 廣平府調定遠
右衛 河間府調鐵嶺衛 真定府調義州衛 保

定府調瀋陽中衛 永平府調遼海衛 南直隸鳳

陽府調宣府左衛 揚州府調宣府前衛 淮安府

調宣府右衛 廬州府調萬全左衛 徐州調萬全

右衛 和州調永寧衛 滁州調保安衛 安慶府

調陞慶左衛 山東濟南府調定遠前後二衛 克

州府調海州衛 萊州府調蓋州衛 登州府調復

州衛 東昌府調廣寧衛 青州府調金州衛 原

克遼東山西陝西寧夏等衛者 應天府調大典左

衛 南直隸太平府調義勇右衛 鎮江府調義勇

前衛 蘇州府調武成中衛 常州府調燕山左衛

松江府調燕山右衛 徽州府調武成前衛 寧

國府調武成後衛 池州府調神武左衛 廣德州

調燕山右衛 廣西桂林府調潯州衛 柳州府調

南丹衛 梧州府調馴象衛 潯州府調河池守禦

千戶所 南寧府調慶遠衛 平樂府調向武守禦

千戶所 慶遠府調南丹衛 太平府調柳州衛

田州府調柳州衛 思明府調武宣守禦千戶所

江州調慶遠衛 泗城州調懷集守禦千戶所 龍

州調南丹衛 南丹州調向武守禦千戶所 廣東

廣州府調南寧衛 惠州府調容縣守禦千戶所

肇慶府調武宣守禦千戶所 韶州府調鬱林守禦
千戶所 南雄府調梧州守禦千戶所 瓊州府調
灌陽守禦千戶所 潮州府調桂林中衛 雷州府
調賀縣守禦千戶所 廉州府調柳州衛 高州府
調桂林右衛 貴州思州思南鎮遠三府俱調赤水
衛 石阡銅仁黎平三府俱調安莊衛 普安鎮寧
永寧安順四州俱調興隆衛 雲南雲南府大理府
俱調金齒衛 臨安府曲靖軍民府俱調景東衛
楚雄澂江二府俱調蒙化衛 姚安鶴慶武定三軍
民府俱調廣南衛 廣西廣南二府尋甸元江二軍

民府俱調洱海衛 金齒軍民指揮司麗江軍民府

永寧並定益良景東順寧五府俱調騰衝守禦千戶

所 湖廣寶慶府調五開衛 辰州府調銅鼓衛

衡州府調九溪衛 永州府調鎮遠衛 靖州調五

開衛 柳州調偏橋衛 常德府調豹韜衛 長沙

府調龍虎衛 荊州府調鎮南衛 岳州府調龍江

右衛 武昌府調行在府軍衛 黃州府調行在虎

賁左衛 漢陽府調行在旗手衛 德安府調行在

金吾前衛 襄陽府調燕山前衛 沔陽州調濟州

衛 承天府調濟陽衛 江西贛州府調廬州衛

南安府調碭石衛 建昌府調和陽衛 撫州府調

武德衛 袁州府調水軍左衛 吉安府調水軍右

衛 廣信府調應天衛 九江府調行在羽林左衛

南昌府調行在羽林右衛 饒州府調行在府軍

左衛 瑞州府調行在金吾後衛 南康府調行在

府軍右衛 臨江府調通州衛 福建福州府調南

海衛 邵武府調雷州衛 建寧府調潮州衛 延

平府調海康守禦千戶所 興化府調靖海守禦千

戶所 泉州府調龍川守禦千戶所 漳州府調廣

海衛 汀州府調海門守禦千戶所 浙江温州府

調鎮海衛 台州府調鎮東衛 處州府調平海衛

嚴州府調鷹揚衛 金華府調江陰衛 衢州府

調橫海衛 寧波府調龍江左衛 杭州府調蔚州

左衛 湖州府調神武後衛 嘉興府調神武中衛

紹興府調義勇中衛 四川成都府調會川衛

重慶府調寧番衛 順慶府調越倚衛 保寧府調

建昌衛 欽州馬湖二府調鹽井衛 夔州府調建

昌前衛 瀘州調鹽井衛 潼川州調迷易守禦千

戶所 嘉定州調會川衛 雅州調寧番衛 龍州

調建昌衛 眉州調建昌前衛 原充南方極邊衛

分者 河南開封府調保安衛 河南府調萬全左

衛 彰德府調開平衛 衛輝府調龍門衛 懷慶

府調龍門守禦千戶所 汝寧府調懷來衛 南陽

府調美峪守禦千戶所 山西太原府并沁州俱調

大同右衛 平陽府調大同左衛 大同府調天城

陽和二衛 澤州調大同前衛 沁州調高山衛

潞安府調大同後衛 遼州調安東中屯衛 陝西

西安府調永昌山丹二衛 延安府調寧夏前衛

鳳翔府調涼州衛 鞏昌府調鎮番衛 平涼府調

西寧衛 慶陽府調寧夏中衛 漢中府調荏浪衛

各有其地而凡清勾充發軍士應起解者皆拘妻會
解津給軍裝盤費又有解軍行糧軍丁口糧恩例其
按籍勾解之冊單則編造有式齎送有限有戶口冊
有收軍冊有清勾冊至嘉靖三十一年又編造四冊
曰軍貫曰曉底曰類衛曰類姓以便稽覈其勾軍另
給軍單法益周密矣

明史卷一百十九

志九十三

兵衛十四

教例

明高帝嘗諭戰士曰刃素持乃無血指舟素操乃無傾溺夫弓馬不素習而能戰勝攻取者未之前聞則士貴豫教也故當起兵之初天下未定則隨地闢武甲辰歲將經理淮甸親閱將士使分隊習戰勝者人與十金其傷而不退者亦賞之給酒饌醫藥其後天下既定時命諸公侯往北平陝西襄陽等處練兵至洪武六年始令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

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鎗刀步兵必善弓
弩及鎗凡射以十二矢內六矢遠可到近可中者爲
試中遠可到將士以百六十步軍士以百二十步爲
準近可中以五十步爲準凡教弩亦用十二矢內五
矢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爲準划車以六十步爲準
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以五千人
爲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領赴
御前試驗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
內取一千人令千百戶總小旗領赴京師一體驗試
餘以次番試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騎射便習善鎗刀

步軍善弓弩及鎗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爲道里費指揮所管軍士千人同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奪俸四月五百人者奪俸半年六百人者奪俸十月七百人者奪俸一年七百人以上指揮使以下遞降至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奪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者奪俸一年六百人以上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奪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者一年六十人以上者降充總旗總旗

所管五十人二十五人以上不中小旗所管十人五人以上不中者俱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烟瘴地方南方者發迤北極邊衛分守禦各都指揮使司所試軍士四分以上不中者奪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揮罷職後十六年令天下衛所善射者十選其一於冬月農隙輪班赴京較試不中者罰其千百戶中者賞鈔五定連中者六定中不及者三定與不中者同給道里費遣還各邊軍士就于本衛較射至二十一年復令天下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爲十班自今年

冬月始輪次赴京較試武藝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
及屯田者免試其餘廢敘及總小旗陞爲千百戶衛
所鎮撫者各親率所部軍士至京仍先下操練之法
俾遵行之其法令軍士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
鐵用綿綴于箭端分朋演射又于教場內用繩表地
兩界相去五丈許軍士馳馬于兩旁對射三矢射畢
于馬上兩兩相屯角皮骨朶角畢射牌牌高大與人
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凡操練務在弓必滿
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明年詔五
軍都督府凡至京比試諸軍射中三箭者賞鈔十定

二箭者八定一箭者五定仍各賜鈔三定爲道里費
不中者亦賜之明年再至此試不如式者軍移戍雲
南官誦從征總小旗降克軍伍二十五年申諭較試
軍士之令其後成祖出塞躬閱六師因觀士卒射一
卒連中三矢賜牛羊各一鈔五定銀碗二宣宗即位
之三年命英國公張輔簡閱京軍以修祖宗故事至
英宗時武備浸衰陵遲而有土木之禍景泰初于謙
始立三大營團操之法兵科給事中鄧林進軒轅陣
圖因用以教其制大將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
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即東西南北二陣爲奇兵張左

右翼以援之其南東西及四隅亦如之即古八陣法也成化時改圍爲十二命兵部尚書白圭爲提督月二次赴圍營會操歲以仲春十五日起操仲夏十五日止仲秋十五日復操仲冬十五日止其歇操之日仍十日一赴教場點視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申言操習規則視洪武永樂年間法每五日之內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習武藝正德八年奏准提督各營坐營并號頭等官于常操之後俱令在營操練帝亦時至西場校閱已又置威武營領四鎮卒躬自圍操然大要以恣馳騁備游觀而已世宗即位方稽古

禮文未遑。兵事迨嘉靖六年。兵部奏定。凡下營布陣。不必拘定古法。止照常用三疊陣及四門方營。其武藝勿止以弓矢爲長技。每營選箭手刀手鎗手牌手。銃手各一二人爲教師。使轉相教習。長短相衛。其號令坐營。官督各管事官與衆軍士。逐一講解。使各通曉。毋徒隨衆虛喊。祇應故事。十三年。又奏號頭千把總等官。督教一年之上。戎政大臣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教成八分者。會薦陞賞六分以下者。奏請罰治。復諭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以申飭武備。其後俺荅內犯。什伍空虛。始更將領。定營制爲兵三十枝。將三

十員員領三千人以操練之擇其精勇者名先鋒其時總督侍郎張璞言教習之法宜縛芻象賊立百步外爲鵠以習士馬耳目而戈矛火器各擇精于藝者爲教師分藝專訓一教十十教百則卒練而人百其勇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技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無由也則莫不競于藝矣命下諸司議如璞所言仍令總協大臣以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會操餘日各營將分練各兵總協大臣及巡視科道毋共一營隨意各入一營較閱賞罰京營家丁俱令歸營操練仍擇其堪爲選鋒者月

給糧二石汰其脆弱者至隆慶元年令三大營教師
上等每月加糧六斗次者三斗教成全隊給冠帶充
名色把總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十數名者附過全
無教練者責而革之把總領二百五十人千總領五
百人教練有成即當優薦聽補中軍號頭員缺十分
之五從厚犒賞十分之三亦准附過全無者住俸各
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副將加
都督同知若止教一半者從厚獎賞三分之一者照
舊供職十之二者重加罰治全無教練者降祖職一
級革任回衛三年之內三營補練著有成效兵部議

請將總協大臣請勅獎諭仍加恩錄如無功績巡視
臺省參論兵部酌量教練分數并議黜罰然立法若
是而京營士究無實効惟浙江叅將戚繼光以善教
士聞先是倭寇東南調客兵禦之民苦騷騷繼光請
訓練土兵用之乃製爲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其
法隊十二人一人居前爲隊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
夾枝兵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末一人爲火
兵居後專事樵蘇偏則伍之兩則什之始爲五行分
爲兩儀變而爲三才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
宜其罷互相爲用且犄角互張攻拒擊刺互應始出

以方陳既變而員曲終結以直銳中出以正兩翼旁
出以竒坐作進退咸入矩度以之破倭屢有効迄穆
宗時總光已官總兵給事中吳時來請以總光總理
薊昌遼保練兵事務總光因上練兵議條奏七原六
失四弊謂薊鎮之地有三等西北邊兵專習于馬未
嫻山谷與林戰之法臣昔在南方征倭俱重山壘障
塞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關無不勝者使之乘牆而
守惟浙兵可用今烏銃手已調到三千分發防秋伏
望勅下廷臣博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三千烏銃三
千或于西北招募新兵或于薊鎮摘取見兵即不十

萬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碍俟合練成過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乘守萬一賊騎突入臣即通行聚會截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下部議覆行乃分薊區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之建置車營統以馬步兵而合練之先是薊人未知軍法繼光疏請舊練南兵以倡勇敢乃調三千人至待命于郊自朝至于日中值天雨軍容整肅跬步不移邊將大駭曰將軍令固如是乎于是繼光爲練兵實紀以剗士首曰練伍法首騎次步又次車兵又次輜兵先之以選伍次之以

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胆氣使之明作坐進退之
方上下統屬之禮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三曰
練耳目使之明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之熟于技藝
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
以練將皆具質言使士得以通曉預爲誦習講解臨
敵得如臂之使指身之使臂其所著書後多遵行之
至天子大閱之禮宣宗英宗皆嘗行之隆慶三年從
兵部尚書霍冀言車駕親臨校武更教場門爲閱武
門禮部考定儀注勅下三大營選騎三千扈從至教
場進閱武門中軍舉砲者三諸營鉦鼓應之入行宮

鳴金息鼓帝戎服登壇升御幄復舉砲三將臺吹號
笛摩黃旗遂閱陣戰兵十枝車兵十枝各下方營中
軍三砲東西門合衝擊已收兵復出東西門挑戰鳴
金鼓已復吹號笛摩黃旗諸軍悉入營乃閱射騎三
步六用御史二人兵部司屬二人爲監中則鳴鼓後
閱藝刀槊火器各試一隊射差爲三等畢集將士諭
之乃回行宮易服升輦中軍舉砲三鼓吹又作出閱
武門奏武成樂歸御皇極門勅勵將士賞賚有差已
提督官具表謝百官皆賀其後萬曆九年復舉于教
場如隆慶故事自是以迄于啟禎之世遂不復舉云